

徒骇河畔温情的人文画卷

——读郑欣长篇小说《徒骇河》

□ 王华



读罢贵州作家郑欣的长篇小说《徒骇河》，掩卷沉思，书中悲欢离合的故事和温暖动人的场景，栩栩如生地浮现在面前，令人回味。

《徒骇河》是郑欣继长篇小说《百川东到海》《山那边是云》之后创作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中再次展现出作家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对生活细腻的观察。《徒骇河》由作家出版社、贵州人民出版社于2026年4月正式出版发行。作家郑欣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家乡水城为背景，将徒骇河畔的民居街巷作为故事的叙事空间，把鲁西北风情如丝线般织入情节中。翻开书页，仿佛就能闻到徒骇河蒸腾的水雾，触摸到徒骇河边古槐粗糙的树皮，感受到古城独特的风土人情扑面而来。从街头巷尾的吆喝声，到街坊邻居的家长里短，从传统节日的热闹庆典，到日常的柴米油盐，鲁西北风情不是简单的点缀，而是成为故事生长的肥沃

土壤，赋予这部小说浓郁的地域色彩和别样的生活气息。

可以看得出《徒骇河》是散文化小说，有独特的诗性气质。某种程度上，这部小说有着“形散而神不散”的气质。结构工整严密，开头从大自然的雾气写起。“就要下雾了。时值晦日，上穹里无月无云，太白晨星收却了清冽皎然的光芒。天地间，一片沉而厚的黑紫色，像积年的大幕，深重，厚密。大幕尚未开启，它默然无语地低垂着，紧闭着。”小说一共十六个章节，然后是尾声。整体看似显得随意，节奏也富有变化，结构是一串糖葫芦的样子，这也是不同于郑欣以往小说形式的一大特点。单看每个章节的小标题，小说的结构是零散的，但每个章节看似独立实则是有关联的故事，形成串珠式的结构，体现了复调结构的特征。从第一章节到尾声，小说自成逻辑。第一章节主要是写水城的地理风物，第二章及以后章节写的是小城的社会活动，人们的社会交际，特别是以童年的“我”的视线，看到小城里一些人的生命故事，小说从整体意义上的水城人们的生存进入个体意义上的生存。

这部小说的叙事视角是独特的，小说以六岁小女孩“我”为视角铺陈故事，充分地展现了儿童视角的纯粹性。六岁，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又未被世俗浸染的年纪。小女孩心地善良，透过她清澈的眼眸，读者看到的是一个纯真而复杂的世界。她眼中的世界没有成年人的偏见与圆滑，一切都是那么纯粹。她看到的邻里间的互助与矛盾，街头的热闹与变迁，都带着孩子特有的懵懂与敏锐。她关注的不是古城的历史文化价值，不是城市变迁等大命题，而是余木楼屋檐之下的虎燕、街巷里的歌声、街坊邻居的脾气、与小动物相伴的乐趣等等。世界在儿童眼中，不是抽象的知识，而是可感、可触的具体存在。郑欣不把成人的文化

认知与历史理解强加给儿童，而是让“我”以最本真的方式感受古城文化、感受生活、感受风土人情，让由童趣构成的文学性从儿童视角自然流淌。

随着故事的层层推进，小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人文画卷，呈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进程。郑欣没有用宏大的历史叙事展现时代的洪流，而是通过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琐事，以小见大，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岁月的沧桑与时代的脉搏。书中描写“我看到评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传统模式到撤销建制、改制等，筱佩莲从曾经团里的台柱子到最后的人去楼空，特别是“评书团一时人去楼空，那蒿草更加高了，幽幽地散发着清新的草香味儿。”这样的描写让人有种悲从中来的感慨。还有紫罗兰精品店姊妹俩的冷艳、摩登到后来的人去楼空等等，这些细节的变迁，背后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的变革。

在小说世界，人物形象往往成为故事的精髓所在。在郑欣笔下，《徒骇河》塑造了宝奶奶、憨墩、筱佩莲、大精豆子等一大批栩栩如生的小城芸芸众生相，这些得益于作家对人物外貌、语言、动作层面的细腻勾勒。比如，文中初次见到宝奶奶时，作家是这样描写的：“见到我们，宝奶奶连忙踮着小脚，从临窗的土炕上溜下来。”还有宝奶奶带我吃席的时候，作家这样写宝奶奶的语言：“行行行，坐席，坐席，都依你还不行啊，看谁给你能的，你别捣乱，棉被窝絮不好，赶不上席，只能吃剩菜汤咯。宝奶奶说着加快了手上的动作。”写到宝奶奶的手，作家是这样写的：“宝奶奶的手，又粗又黑，沟沟壑壑，如同连年大旱的土地，再也汇聚不出一丝雨水来滋润干涸的龟裂，无奈中只得把深刻的伤痕袒露于世上。只见她拿出一个针线筐箩，套上一个硕大的铜顶针，从一排扎在线轴上的针里面，挑了一根两寸左右的粗针，开始纫针。”作家从人物

外貌、语言、动作等层面以其独特的笔触细腻勾勒出一个沧桑、勤劳、精明能干的宝奶奶的形象。还有，爸爸的善良、四辈的坚韧与知恩图报，让读者看到人性的美好与力量。小说中这些各具特色的人物共同构成水城这个充满烟火气的小社会。读罢让人仿佛看到了一部新时期的《呼兰河传》，当然，相比《呼兰河传》的“凄婉歌谣”，《徒骇河》更像是一幅温情的人文画卷。

这本书与其说是一部长篇小说，不如说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家郑欣对徒骇河畔水城的历史文化、现实发展都了如指掌，对河流、草木、花鸟等都做了生动的描写，她的写作是有实感的。正是在虚实相生中，她对众生的理解、对人的命运的深刻体恤，才造就了《徒骇河》的某种共通性、普遍性特征，这也展现出女作家不一样的创作手法和独特的视角。某种程度上说，《徒骇河》也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毫无疑问，《徒骇河》是一部值得一读的长篇佳作。它以独特的视角、丰满的人物形象和细腻的描写，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充满温情与希望的世界。它让人看到，在岁月的历史长河中，不管多么艰难困苦，人性的微光始终熠熠生辉。无论时代怎样变迁，那些真挚的情感和美好的品质永不褪色。

■ 王华，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六盘水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作品散见《中国作家网》《贵州文艺界》等。

高原玉簪花

□ 唐德友

盛夏，在绿峰梁子
1650米的高原
潮云拥住山凹间
坡坪上的草植

裹卷浪花腥味的
赤道南风
腾挪，翻新的绿峰梁生泥
呵护，喂养
峰谷弥漫郁香的花青

玉簪叶茎分解
滤过阳光的青汁
姑娘一抹蓝紫
铺陈天际

看见绿峰梁子
山崖边沿
逼出的玉簪花
我们禁不住回首
——千万年前的海震

■ 唐德友，贵州省诗词楹联学会会员、毕节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贵州日报》《贵州政协报》《贵州民族报》《劳动时报》等。

阿婆的马尾绣

(外一首)

□ 韦永

一匹马背负一个民族的血性
阿婆用针尖引渡它
马尾缠进丝线，魂就有了形状
它未吼出的嘶鸣，跑断了
仍不肯停的筋骨

一只蝴蝶用尽几世的灵力
挡住战火
阿婆用马尾线把这只蝴蝶
一针一针绣进背带
绣成守护新生的符

这背带背了阿妈背阿舅
背了一个民族生生不息
也背着一个民族千年的记忆

蝴蝶在阿婆的指尖下护着孩子
而马把蹄声收进丝线
在阿婆的针脚里一直跑着
跑过阿婆清亮的眼眸
跑进地渐渐模糊的暮年

阿婆眼睛看不见针孔那年
我替她穿线
那只蝴蝶还在背带中央
那匹马跑出丝线
跑进我的血管里

鱼包韭菜

鱼为阳、韭为阴
为了封神，彼此捆绑在一起
与垂悬在香火另一端的祖先
连接现世的云，共同缭绕

银河与屋脊互相平行之夜
姜和辣于一条鱼的腹中
和睦相处，共祝五谷
又回到母亲怀抱中的喜悦

千百年来，救先民于饥荒的那条鱼
于戍日之夜端坐于神龛下
把族规、祖训、家风，和祝福
一一吐露，吐出鳞片是族规
吐出骨刺是祖训，吐出的气泡
胀破，便是洒满都柳江的水族语言
只是一粒，就能
让整条岁月之河受孕

■ 韦永，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小说选刊》《民族文学》《中国诗歌》等。

秋天，最接近油画

□ 杨德振

如果说夏天接近童话，那么秋天则最接近油画。这是我最原始也是最深的触感。自古以来，四时更迭，而秋天无疑是一幅流转在季节之间的油画。

那片金色如梦幻泡影般弥漫于大地之上，以浓烈的色彩勾勒出一幅幅宏大的画卷。不同于春天的娇嫩、夏天的热烈、冬天的静谧，秋天以其独有的沉稳与内敛、丰盈与饱满，将万物之色、千树之果汇聚融合为一幅壮美的油画，气势雄阔，色彩斑斓，美不胜收。

初秋的早晨，薄雾轻绕，仿佛是天空的轻纱，随风飘动。那田野里的稻谷，如诗人的笔下之墨，泼洒出点点金光。金色的稻穗低着头，犹如江南水乡的女子低头浅笑，害羞而甜美。金黄色的叶子如落日般镶嵌在绿与黄交织的丛林中，像是秋日的画师轻轻一挥画笔，留下的就是那层层浓彩，参差披拂，艳丽夺目。

走在秋天的林间小道，踩着铺满落叶的小径，落叶那柔软而微微弹跳的触感让人难以忘怀。“沙、沙”的脚步声与风吹过叶子的响声交织在一起，那是大自然的交响乐章，曲调欢快，余音一缕；看那被踩在脚下的叶子，宛如飘舞的蝴蝶在林中舞动。落叶间夹带着一缕淡淡的清甜香气，那是季节更迭的气息，也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秋日的甜蜜回忆，令人陶醉其中。

而在那些金色的阳光之下，簇拥着一座座有点凌乱而又古朴的小村庄。那些古老的房屋、蜿蜒的小巷以及墙角下那不经意间绽放的野花，都仿佛是油画中的一笔一划，被时光刻意而又精心地雕琢，呈现出人间烟火气的最美样貌。夕阳西下时，整个村庄被金色的余晖笼罩，仿佛是画师用金色的画笔轻轻一抹，将整个村庄都融入了这金色的画卷中；暮色苍茫，炊烟袅袅，让人赏心悦目。

秋天的夜晚更是别有一番风味。夜幕降临，繁星点点，月光如水般地洒在大地上。那银白的月光与金黄的秋叶交相辉映，仿佛是月宫中的仙女将她的仙气洒向人间。在这样的夜晚里，连风都变得温柔起来，它轻轻地吹过树梢，吹过田野，吹过村庄，仿佛在诉说着秋天的故事；它也轻轻地吹动着我的头发，撩动着我心中的诗情画意。

秋天既是收获的季节，也是离别的季节。词人纳兰性德在《蝶恋花·出塞》中写道：“今古河山无定距。画角声中，牧马频来去。满目荒凉谁可语？西风吹老丹枫树。从前幽怨应无数。铁马金戈，青冢黄昏路。一往情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说明秋天这个季节汇聚了纳兰的太多情

感，总能轻而易举触动人心底的那根弦。而如今，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在这片金色的画卷中，我看到了那么纯粹的辛勤劳动与汗水换来的丰收喜悦；也看到了那些渐渐枯黄的叶子与大树的依依不舍之情。

正如这美妙的季节有着各种各样的意义一样，每一个微小的细节也都包含着无数的故事与情感。无论是一片落下的叶子、一颗挂满果实的果树、还是一个静静地仰望天空的人影、抑或是收获成熟果子的背影，还有那晚归的耕牛与羊群……这些都是构成这幅秋日油画不可或缺的部分。

古往今来，人类许多美好的情感和情愫都与秋天的景象分不开，如“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暗送秋波”“望穿秋水”“一叶知秋”等；许多文人墨客也喜欢吟诵秋天，如张翰在《思吴江歌》中写道：“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又如苏轼在《临江仙·送钱穆父》中写道：“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陆游在《闲适》中写道：“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诗情画意与人生感悟、哲理都在秋天的景象中生成，世人把许多美好和赞美都赋予了秋天，甚至有诗人说：“秋天是另一个春天的极致重复和美好翻版”，韵味悠长。

如此说来，秋天不仅仅是一个季候的符号、一个季节的更迭轮回、一场盛大的自然庆典；它更是一首美妙的诗词、一幅细腻的油画、一段流转在时光中的故事段落、一个让人陶醉其中的美好时节。而我们每个人也正是这首诗的“诗眼”，这个词的“词心”、这个故事中的“主人”，更是这一幅幅秋日油画中的一笔一划、一抹一色、一动一静、一枝一叶……既然如此，就让我们凭借发酵的思绪，在这个金黄色的季节里寻找生命与生活的意义与乐趣、体验自然的神奇与魅力、品味岁月的沧桑与温暖吧。

我在这个五彩斑斓的秋天里自由畅快地行走、思考、感悟、抒怀……仿佛走进了一幅绝美的油画中。虽然我的生人进入到暮秋之中，但我的内心却拥有仲秋的丰盈与饱满，因此，一幅幅人生的油画在心头酝酿、打靶、着色、上光，焕发出生命光亮的色彩和多维度层次感。

■ 杨德振，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广东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等。



雨后化屋

□ 卢琼

化屋村坐落在黔西市新仁苗族乡，依偎着百里乌江画廊的鸭池河大峡谷，东风湖一汪碧水环绕在村前。鸭甸河、六圭河两条溪水在此汇合，地界连着三县，老辈人都说这里鸡鸣三县。

初夏的一场雨之后，这个古老的村寨便化作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幽静的山峦与飘逸的云雾相映成趣，倒映在一汪碧水中。孤峰天柱拔地而立，沉稳端庄，历经百年风雨，静守古寨烟火，似是山河派来的守望者，护佑一方水土安宁、滋养一方百姓生生不息。

往对岸山崖望去，山体铺开，活脱脱的一只大鹏展翅欲飞，云雾在山间流淌，时而上升、时而下坠、时而回旋、时而舒展。薄云轻如烟罗，恍若《洛神赋》中宓妃飘逸的长裙，一时分不清是我误入落水烟波，还是当年曹子建立在这乌江岸边。薄雾缠上山间林木，随风轻轻移动，满山翠色跟着缓缓摇曳，如同神女缓步起舞，把山水独有的灵动和柔美尽收铺展。

“远方的朋友来到苗寨，苗家儿女来敬酒……”一阵脆亮的歌声撩动了整个化屋。如黄莺浅唱低吟，如叮咚泉水沁人心脾，歌声穿透听者的灵魂，而我躲心灵一角，感受多声部民歌流过额上的皱纹，直达心底，这歌声刚起便让我热泪盈眶……古人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于化屋山水间，终悟此中真意。是乌江灵水，润养了儿女才情；是黔地青山，铸就了民族风骨。化屋之魂，不在奇峰秀水，而在奔流不息的乌江、苍翠长青的群山，更在世代坚守、淳朴热忱的苗族儿女，在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文脉。

雨后的化屋，是一首直击人心的咏物诗。沿着“二十八道拐”逐渐深入这片神秘的土地，仿佛做了一个绿色的梦境。雨后的树木更加苍翠欲滴，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历史变迁。依山错落的民居，顺着山势自然铺展，不违山水、不夺自然，是先民顺应天地的生存智慧。庭院间热烈盛放的三角梅，在清润雨色中灼灼生辉，为厚重古朴的古寨，添上一抹鲜活热烈的人间烟火。

■ 卢琼，贵州省散文学会会员、毕节市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贵州日报》《华西都市报》等。

